

者王承軍撰胸中各有老子愚故懷漢王弼老子為至久而

後知傳范西亭多与王公名推以此校王本以賢於張升元本

蒙文通先生年譜長編

以求至本也及為之久久無後知錦虹敬署



見於湖學瀕書不憚文字多寡各殊其本同亦不少自陸氏

釋文已著別本并文是元政祇本多与博奕本同梁元元符本多

与范本元符同是文本端緒甚然其在永樂大典与張之家本

似本於晁氏而無元老子莫所以与范氏所祇一本者似源於元符

惜以本末之得見者十餘年前校以陸注雖曰中懷懷三書之局

王承军 撰

蒙文通先生年譜長編

錦虹敬署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王承军撰.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2

ISBN 978 - 7 - 101 - 08197 - 8

I. 蒙… II. 王… III. 蒙文通(1894 ~ 1968) -
年谱 IV. 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6410 号

四川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书 名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
撰 者	王承军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½ 插页 8 字数 43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197 - 8
定 价	78.00 元



蒙文通先生

(1894—1968)



1929—1930 年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时留影

左起：徐光（徐子明）、蒙文通、陈汉章、雷海宗、陈训慈、刘继宣、束世澂



1933 年北京大學四川同鄉會秋季大會合影（前排左五為先生）



1935 年北平留影



1947 年春，为刘敦愿主婚，在四川省立图书馆楼前合影
(后排中立者为先生)



1956 年成都留影



1963 年与胡厚宣（左）、金景芳（右）在北京合影



1963 年与徐中舒（后排左三）及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合影

孔佛一通、通於此冊、決非七十之年、不
能說是一、幸毋忽之、一字一句皆有根本、
孔聖本孔、不牽於佛、解經家
法法名如是、唯我文通、始足与
談、孔學聊發其端、大事乎無
量、且望外弟、健志述事、套
何經義、不遺我一字、

三國觀者建寧三年已亥姓王杜胡寄居巴東巴東實氏未明以胡為巴東共守護馬邑西大守知巴東板桓在巴東實氏自巴西華陽國志以唐仲素精為胸思東花目為關中人之說為是而後漢書以板桓為關中東人射白虎之說致泮也後漢書以七姓為板桓與三國志所紀在常表以七姓為北日官人車武泮也蜀都賦注魔初風依通亦以七姓系之實人范目與常表同吞吞程包說板桓七姓以射白虎為業馬之徒要則繁微一種也則白楊車已證已為一種名實

此書云秦惠王并巴中
巴氏出南秦之
知康君之種
外入巴郡又
晉中興書說
李雄為康君
之裔此張氏上
張氏入漢中
從張氏入漢
張氏常事年
帝為房大姓
為品目權得
之年國未元
切即實人
房知同為
巴郡妻為
分割近
已則康君
祿已承父

日与常不同今表程包說
極大姓以射白虎為業古
之後要則集族之種也則分
楊卑已證已為一種之名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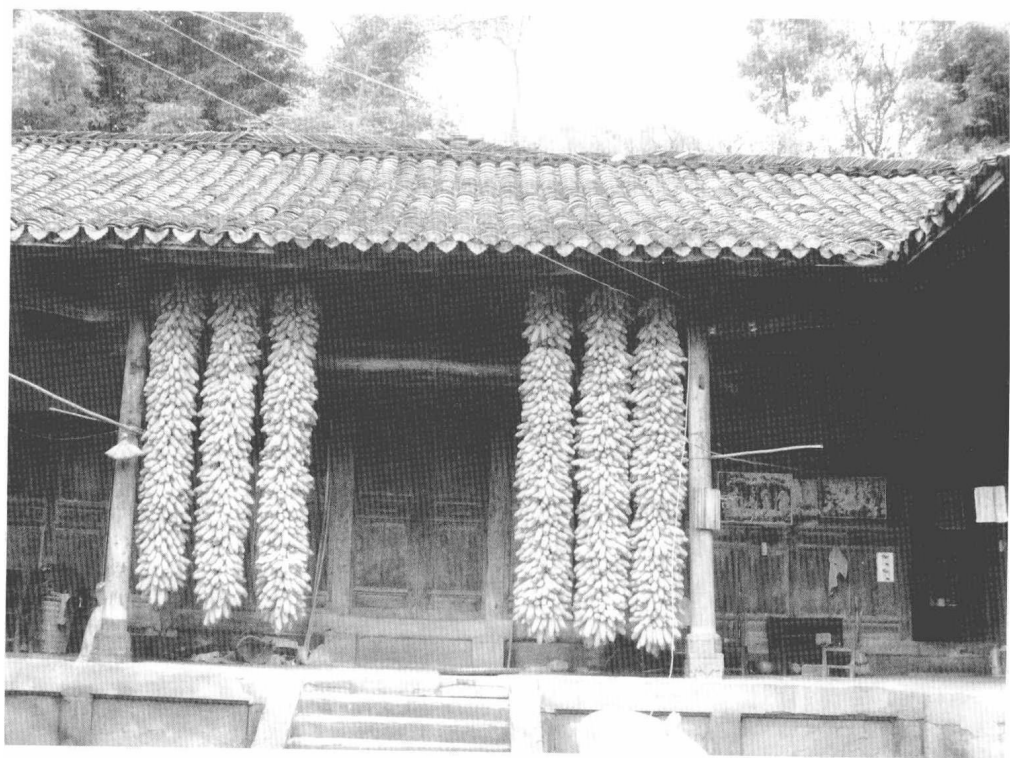
漢書合輿地紀勝引南經云其地有隻已垂矣夏則中夏之人
曰虎之畜康君曰虎二者既別實人椒櫛自應有殊李旌之族北徙
貳賦之事則繫轍白虎之族女同有之不限於滴水之人也

案字記云六引張固云云
十有而亦實入鏡乞毒病故
其時鏡初視日引使樂人唱之故樂成
中自已痛舞類樂樂行亦引則以此文

作襲疑此誤今本後漢書板
楯傳作龔蓋李奎依彼改耳
七姓不供租賦
閔
中有渝水實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勤勇初爲漢前鋒



盐亭县石牛庙乡新田村故居远景



故居正堂

忆廖季平先生

蒙文通

当年桶底脱也非，缘今顿解圣言微。

传经伏女曾过我，为检遗书述指归。

張稷若言汪老子者人胸中皆有一老子而後之校老子者誠所謂人胸中各有老子愚故恢復王陽老子為至久而後知傳花兩字多與王氏右據以此校王字以賢於依并元字

以求至本也及為之又久然後知傳家有兩王陽字其說見於謝守灝書不僅文字多寡各殊其并同亦不少自陸氏釋又已著別字并文是元政叔字多與博奕字同梁元元符字多與范元字同是云字端緒是然其永樂大典與張之家字似出於范元而然元老子真所引與范氏所稱一孝者似源於元符惜以字未之得見愚丁歷年前校以汪注雖曰最恢復王陽之舊而家譜兩王陽字於一編近數年來此事乃稍明知恢復王陽字亦應恢復一陽上字自字余於老子見者尚多獨有孫月聲顧孝未之見聞日字者之見注籍籍在表疑范氏所稱一孝以即此河上章句亦校有或疑如日字有日陽字殊刻至陽舊傳曰上字句二者未得於王注河上之注暗未敢云定本也

序

王君承军著《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凡四十万言，请序于余，余亦何能序君之书？唯王君曩曾受教于余，毕业后，虽糊口四方，而书疏频繁，凡学有疑难及研究计划，辄谦恭下问，故余于此书之撰集，知之甚谔，盖有不能辞者。

余之初识王君，当在乙酉，时受高梧主任之托，为历史系诸君讲授《训诂学》，凡十八周，周二课时。惟彼时为大课，数百人济济一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印象中，直至该学期课程结束，似与王君亦从未有过私下过从。越明年，王君忽致短信请益，余即告以电子信箱，自是始知其人，而交往渐密焉。

丁亥，王君入湖北《三峡文学》编辑部，此于基层地方院校之学生，已为理想之栖身之所，然王君终因志趣不同，有妨学术研究，旋即辞职返川，摒弃俗务，壹意于《年谱》之撰集。

平心而论，余于王君最初之选择，甚为矛盾。若论余之本怀，则余于当前各基层地方院校普遍自甘堕落，以解决学生就业为唯一办学宗旨之举，极为不解，以为基层地方院校之办学目的与责任，虽未必要求学生将来尽数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但仍宜以培养学生之研究兴趣，增进其对本专业学术之了解为要务。若惟以衣食利禄之道教人，窃恐“穷斯滥矣”。且学问之道，千门万户，无往而不在，基层地方院校学生亦何遽不能哉？在昔硕学鸿儒，不入名校，未亲名师，艰苦力学，终有所成者，亦夥颐。今王君不随流俗所动，处饥寒之地，寻孔颜之乐，余实至为感动。然余教授基层地方院校有年矣，耳闻目睹，又深感当前之学术环境，大非昔比，一卒业于基层地方院校之“社会青年”，欲业余从事学术研究，谈何容易？纵学有所成，恐亦难以此获取谋身之资。

不佞受性椎鲁，迄今为止，仅接受过两年之大学专科教育，且彼时学校，课时极少，非若今之学堂，科目烦杂，一似欲将学生未来可能从事之职业所需知识尽数相授，致生徒常如螾蜃承重，困剧疲极者。故余之知识，实更多得自于课外诸先生之指点。记庚辰之前，余时尚处学界之外，供职于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局某下属单位，尝冒昧向北京大学吴小如、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苏州大学王继如等先生发函求教，诸先生无不悉心作答，残膏剩馥，沾溉弘多。犹忆某次电话中向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请教